

ĐẶC ĐIỂM VÀ BIỂU HIỆN CỦA MÔ HÌNH TỪ VỰNG HÓA SỰ KIỆN CHUYỂN ĐỘNG TRONG TIẾNG HÁN VÀ TIẾNG VIỆT

Lê Thị Hồng Hà (黎紅荷)*

Chuyển động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hoạt động phổ biến của con người. Các ngôn ngữ đều sử dụng những phương thức khác nhau để biểu thị sự kiện chuyển động. Leonard Talmy (1975, 1985, 1991, 2000), thông qua các nghiên cứu trong một thời gian dài về các loại hình từ vựng hóa khác nhau của nhiều ngôn ngữ, đã từng bước hoàn thiện mô hình về các sự kiện chuyển động. Tuy nhiên, những nghiên cứu của Talmy về tiếng Hán vẫn chưa thực sự toàn diện, đồng thời ông cũng chưa đề cập đến loại hình khung ngôn ngữ tiếng Việt. Bài nghiên cứu này bổ sung cho phần thiếu hụt trong nghiên cứu của Talmy. Căn cứ nguồn ngữ liệu khẩu ngữ, trên cơ sở mô tả đầy đủ các mô hình từ vựng hóa động từ biểu thị sự kiện chuyển động trong tiếng Việt và tiếng Hán hiện đại, nghiên cứu này phân tích sự khác biệt về cú pháp và ngữ nghĩa giữa các động từ biểu thị sự kiện chuyển động trong tiếng Việt và tiếng Hán, từ đó xây dựng mô hình từ vựng hóa về sự kiện chuyển động và khung ngôn ngữ biểu thị sự kiện chuyển động giữa hai ngôn ngữ này.

Từ khóa: Sự kiện chuyển động, so sánh tiếng Hán - tiếng Việt, loại hình ngôn ngữ.

Motion is one of the most universal phenomena among humans and expressed by different ways in languages. Leonard Talmy (1975, 1985, 1991, 2000), through his long-term studies on various languages'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developed a typological framework of motion events. However, his studies on Chinese are not yet comprehensive and those on Vietnamese are missing. This study aims to fill these gaps in Talmy's research. Based on natural spoken corpora, this study fully describes the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verbs expressing motion events in the modern Vietnamese and Chinese languages, thence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On that basis, this study develops a lexicalization framework of motion events for both languages.

Keywords: Motion event, Chinese - Vietnamese comparison, language typology.

* ThS., Khoa Ngoại ngữ, Trường Đại học Hải Phòng; NCS Đại học Trung Sơn (Trung Quốc)
Email: lethh@mail2.sysu.edu.cn

汉、越位移事件词化模式类型特征及表现[†]

摘要位移是人类最普遍的现象之一，所有的语言都需要表达位移事件，同时也可把这一认知模式投射到其他概念域，是我们研究语言和认知的窗口。Leonard Talmy (1975、1985、1991、2000) 通过对多种语言的不同的词化类型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的长期研究，逐步完善了位移事件的类型学框架。但是，Talmy 对于汉语的认识还不十分全面，也还没对越南语中位移事件词化模式与类型学框架进行描述和归类。本文拟定弥补 Talmy 研究的不足。基于自然口语语料库，在充分描写现代越南语、现代汉语位移事件路径动词词化模式的基础上，本文观察越南语和汉语表达位移事件的位移动词的句法语义差异（参照其他语言和中国的一些方言），构建二者位移事件框架语言类型的特征及位移事件词化类型的表现。

关键词：位移事件 汉、越比较 语言类型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一门语言学科。广义上说，当代认知语言学体系应该包括三个流派：第一，以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体系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认知语言学（简称形式派）；第二，以 Lamb 的层次语法和神经语言学为代表的神经认知语言学（简称神经派）；第三，以 Lakoff、Taylor、Langacker、Talmy、Fauconnier 等人提倡的经验现实主义与体验哲学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认知语言学

派（简称经验派）。狭义上说，认知语言学只指经验派。在这些研究课题中，Talmy 的位移事件框架理论及词汇化模式对跨语言比较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Talmy 的位移事件概念框架几乎成为全世界语言学领域位移事件研究的参考范本，其影响特别大，价值也特别高。

位移事件框架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模式，不同语言用不同方式来表达这一框架。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词化模式，所以其位移事件框架的表达方式也不同。以越南语、汉语、英语为例。例如越南语“ra thành phố”（出城市）、“ra đồng”（出田）中的同一个路径动词“ra”分别相当于汉语的不同路径动词“进”（“进城”）和“去”（“去田里”）。基于以上情况，本文对汉语、越南语表示位移事件的路径动词进行深入地描写分析。

二、基本概念

Motion event 在汉语学界有不同的译名。除了“位移事件”以外，还有“运动事件”、“移动事件”等译名。本文采用“位移事件”这一译名。编码位移事件的相应动词称为位移动词（即汉语中的趋向动词）。从框架语义学来分析，位移可以视为一个框架，由起点、路径和终点框定。

Leonard Talmy 通过对多种语言的不同的词化类型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的长期研究 (1975、1985、1991、2000) 完备了自己的类型学框架。Talmy 认为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末民国汉语五大方言比较研究及数据库建设”(22&ZD97) 的支持。感谢中山大学林华勇教授、邵明园教授，浙江大学史文磊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一个对宏事件由主事件（framing-event）和副事件（semantic components of a co-event）构成。其中主事件由四个概念组成：（1）Figure（图像）是位移主体；（2）Ground（背景）是位移的参照点，简单地叫做处所词；（3）Motion（位移）指位移本身；（4）Path（路径）¹表示图像和背景的位移关系，又分为三个因素，包括：向量（the vector）、维向（表示各个因素的时间、空间关系）在汉语里就是与“里、外、上、下”等方向关系的语言成分、指示因素（相当于汉语的“来”和“去”）。副事件又称“伴随事件”包括位移的方式（manner）与原因（cause）等。

Talmy 根据位移事件是由主要动词还是附加语来表达，把世界语言分为两种：

(1) Verb - framed language（动词框架语言，简称 V 型）表示路径的语义要素由主要动词编码，比如西班牙语、法语、日语、罗曼语等。

(2) Sattellite - framed language（附加语/卫星框架语言，简称 S 型）表示路径的语义要素由附加语/卫星编码。简单地说，附加语是围绕着动词的不同性质的语言成分，它不能概括一个跨语言的统一词类。Talmy 认为附加语是汉语的趋向补语，英语的动词小品词，拉丁语、俄语和德语的动词前缀等。

可见，Talmy 所调查的语言范围虽然广泛，但还是有限的。Talmy 对汉语进行归类，但是他对汉语的一些研究还不

太全面。另外，他还没有对越南语语言框架类型进行研究。因此，我们会尝试弥补一下 Talmy 研究的不足。

三、汉语、越南语位移事件框架的语言类型

Talmy 认为现代汉语跟英语一样，均属于 S 型。沈家煊（2003）、柯理思（2003）、马云霞（2008）、史文磊（2011）等都认同 Talmy 这一观点。例如：

(1) The pencil 【图像】 **rolled** 【运动+方式】
off 【路径】 the table 【背景】.

(2) a. 他 【图像】 **跑** 【运动+方式】 **进** 【路径】 房间
【背景】。

b. He **ran into** the room. (英语)
c. Il **entra en courant** dans la
pièce. (法语)

He entered running in the
room.

d. 庭先で彼は 走って **来た**。
(日语)

room he Cop² running entered.

在英语里，“运动”（motion）和“方式”（manner）两个要素合并后显现为一个动词“rolled”，“路径”单独由“off”编码。汉语像英语一样，核心动词“跑”融合了“运动+方式”信息，即以“跑”的方式移动；路径（path）由“进”进行编码。从例（2）可以看出，汉语与英语的位移表达手段相似，用动词“跑”表达位移方式，而用趋向补语“进”或介词

¹ 不同学者对于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翻译名称，例如沈家煊把这四者分别翻译为“凸像、背衬、

运动、路径”。本文主要采用柯理思或唐正大两位学者翻译过来的术语。见柯理思（2003）。

² Cop: 是日本中提示主题或主语的成分。

“out、in”等表达位移路径。但在法语和日语中，位移路径直接用动词来表达，伴随事件在法语中用分词形式表达，日语中仍然用动词来表达。因此，汉语也属于附加框架语言。

根据《越南语词典》，越南语路径动词有“đi”（去）、“về”（回）、“ra”（出）、“vào”（进）、“lên”（上）、“xuống”（下）、“đến”（来）、“tới”（来）、“lại”（来）、“sang”（过）、“qua”（过）等11个路径动词，其中越南语的“lại”、“đến”、“tới”与汉语普通话“来”相同；越南语的“sang”、“qua”与普通话“过”相同。本文认为现代越南语兼具V型语言和S型语言的混合框架语言。

首先，现代越南语具有附加框架语言的特征。根据 Talmy (2000b: 102, 272) 所鉴定 S 型的标准，现代越南语位移事件的路径主要由动补式的 V₂ 承担；方式主要由动补式的 V₁ 承担。V₁ 是核心动词，V₂ 是补语（附加语）。例如：

(3) Tôi 【图像】 chạy 【运动+方式】 vào 【路径】
phòng 【背景】.

我 跑 进 房间

我跑进了房间。

(4) Bóng 【图像】 sút 【运动+致使】 ra 【路径】
sân 【背景】.

球 踢 出 操场

球踢出了操场。

例(3)中的“tôi”（我）是图像，“phòng”（房间）是背景，“vào”（进）是路径，“chạy”（跑）编码了[运动+方

式]。“chạy”（跑）是核心动词，“vào”（进）是补语。核心动词“chạy”（跑）融合了[运动+方式]两类要素，即以“chạy”（跑）的方式移动。例(4)中的“sút”（踢）融合了[运动+致使]，即球移除了操场，以“sút”（踢）的外力施加于（给予）球。所以，“sút”（踢）是核心动词，“ra”（出）是补语。

越南语跟汉语、英语相似，也采用“一体化”手段，即把位移的路径、手段 / 方式 / 原因和处所 [Co-event+path+ground] 概括在同一个单一的动词短语里，如：“chạy vào trong phòng”跑进屋里 (run into the room)。而法语、西班牙语、日语都用动词来表达位移路径、伴随事件 (Co-event)，尤其法语缺乏趋向范畴，位移的方向用动词来表达，如果位移方向的参照点也出现，那么可用“介词+处所词”之类的介词结构与动词相结合来进行表达。

越南语经常用动词词根来编码伴随事件，例如“chạy”（跑）、“đá”（踢）等；用附加语来编码位移的路径来编码附加语，例如“đi”（去）、“về”（回）、“ra”（出）、“vào”（进）、“lên”（上）等：

(5) Chúng tôi 【图像】 chạy 【运动+方式】 về
【路径】khách sạn 【背景】 rồi.

我们 跑 回 旅馆 了

我们跑回旅馆了。

(6) Lô hàng này 【图像】 chuyển 【运动+方
式】 đi 【路径】Hà Nội 【背景】.

批 货 这 运 去 河 内

这批货运去河内。

例（5）的路径动词“về”（回）充当补语功能，例（6）的路径动词“đi”（去）虚化成了介词。这点将在语法化部分详细论述。

现代越南语怎么表达不同类型的位移事件呢？下文将按伴随事件（Co-event）和位移的核心事件之间的语义关系进行举例，在显示方式关系（manner）、显示原因关系（cause）、显示伴随关系（concomitance）、显示逆序关系（concurrent result）等四种语义关系分别比较汉语和越南语：

(7) 球滚出界了。

(8) Mưa hắt vào cửa sổ phòng ngủ

雨 射 进 窗户 卧室

雨从卧室的窗户射了进来。

例（7）的主事件是“球出界了”，副事件是“球滚了”。例（8）的主事件是“mưa vào cửa sổ phòng ngủ”（雨从卧室的窗户进来），副事件是“mưa hắt vào”（雨射了）。副事件所表达的行为是主事件所表达行为的方式。

(9) 他把纸扔回书桌上。

(10) Cây bút chì (bì) thổi ra (khỏi) cái bàn.

支 铅笔 被 吹出(出)桌子

铅笔从桌子上被吹掉了下来。

例（9）（10）显示的是图像“纸”和“bút chì”（铅笔）被风改变了自己原来的位置。所以，图像和路径的关系就是原因，或者致使关系。

(11) 我的雨衣让老张穿走了。

(12) Cái váy như thế làm sao có thể mắc ra ngoài?

裙子 这样 怎么 能 穿出 外边?

这样的裙子怎么能穿出去?

(13) 试完的衣服请挂回来。

(14) Tôi đem ga giường phơi ra rồi.

我把 床单 晾出了

我把床单都晾出去了。

例（11）（12）表示伴随关系，例（13）（14）表示逆序关系。

现代越南语也是连动结构型语言（史文磊2014：30）。目前，学界对现代越南语连动结构中 V₂ 的语法地位还存在争论。有的学者认为 V₂ 是趋向补语，如叶光班（2002：71）、阮才谨（1999：287）、丁文德（1986：121）、胡黎（1977：148）、V.S.Panfilov（1993：229）、阮来（2001：71）。有的学者同意 V₂ 是介词，比如阮才谨（1999：285）、阮来（2001：69）、武文诗（1995：219）。本文采纳史文磊（2014：29）“广义附加语”的观点，不将附加语限定在小品词上，介词成分也视为附加语，即不管 V₂ 是趋向补语还是介词，我们都趋于将它归类于“附加语”。

越南语也具有动词框架语言的特点，即把运动和路径概括在同一个动词里。例如：

(15) Anh áy vào nhà rồi

他 进 家了

他进家里来了。

此时，“vào”（进）不是附加语，而是句子的主要路径动词。跟汉语相比，越南语中出现的 Anh ấy vào rồi (*他进了) 或者 Anh ấy vào nhà rồi (*他进家了) 这些说法在汉语并不可说。

可见，越南语的 V₂ 不是典型的附加语，因为 V₂ 可以单用做主要动词。因此，越南语像汉语一样，都不是典型的 S 型。

本文认为越南语是一种混合类型的语言，既具有附加框架语言的特征也具有动词框架语言的特征（属于 S 型和 V 型的混合框架类型）。

四、汉越位移事件词化类型的表现

Talmy (1985、2000: 28) 将位移事件分为致移事件/他移事件 (agentive motion)、有生自移事件 (self-agentive motion)、无生自移事件 (non agentive motion) 三类。柯理思 (2003: 3) 也指出，不同表达模式的选择与位移事件的施事性相关。

4.1 致移事件 (agentive motion)

当越南语表达致移事件 (agentive motion) 时，事件只能由[核心动词+附加语] (co-event V + PathSat) 的方式来表达。这时，Figure (致移事件/位移体) = 受事者 = 人物，所以，[核心动词+附加语] 就是 [co-event V + PathSat]。例如：

(16) Anh ấy ném bã cà phê vào bồn rửa.

他 **扔** 渣子 咖啡 **进** 盆 盥洗

他把咖啡渣子**扔进**盥洗盆里。

(17) Họ dùi bà lên trên giường.

他们 **搀** 她 上 上 床

他们把她**搀到**床上。

在例 (16) (17) 中，路径信息只可编码为附加成分 (即趋向补语 PathSat)，而不编码为核心动词。此时，现代越南语跟汉语相似均显示出附加框架语言的典型特点。柯理思 (2003) 指出，汉语普通话在表达致移事件时，只能使用动趋式，换句话说，当汉语普通话表示致移事件时，只能使用 S 型，不能使用 V 型。而越南语则可以使用路径动词来表达致移事件。当越南语表达致使事件时，越南语可以使用动词框架语言，但是只限于特殊情况，即把某位移事件的控制权转移给对方。例如：

(18) Cầu thủ Văn Hậu xuống bóng tới chân cầu thủ đội bạn.

球员 文 厚 下 球 来 脚 球员 对手

文厚球员把球**运到**了对手球员的脚上。

在例 (18) 中，路径动词“xuống”(下) 表示“文厚球员”把某事的控制权转移给“对手球员的脚上”，所以第二种表达强调的不是拥有权，而是控制权。在汉语方言的粤语中，也存在相似的形式。例如：

(19) 汉语方言的粤语：我畀啲风 吹入嚟。（我让风吹进来。）

(20) 汉语方言的粤语：呢间餐厅 清係畀会员入去。（这门餐厅只让会员进去。）

(引自姚玉敏 2010: 166)

4.2 有生自移事件 (self agentive motion)

当现代越南语表达自移事件（self agentive motion）时，位移体（图像）能自己决定和控制自己的移动。跟现代汉语相似，越南语的自移事件由人来作主语，也会包括月亮，部分机器类等。例如：

(21) Sau Tết, chúng con sẽ về.

后 新年， 我们 会 回

新年过后，我们会再回来。

(22) Anh ấy chạy vào nơi sâu nhất của nhà thờ.

他 跑进 处 深 最 的 教堂

他跑进了教堂的深处。

现代越南语的路径信息既可以编码为核心动词（趋向动词作谓语核心），如例（21），也可以编码为附加成分（趋向动词作补语），如例（22）。它们分别对应了“核心框架型”（动词框架语言）和“附加框架型”的特点。

例（21）表示越南语属于V型语言，虽然都具有动词框架语言的特点，但是，越南语常用的例（21）汉语一般都不可说，汉语的对应形式均要使用[Co-event V+PathSat]。这点也显示在表达自移事件（self agentive motion）时，越南语的V型是常见的，而汉语不能作为常规用例看待。例（22）汉语可以使用，这表示越南语和现代汉语具有S型的特点。

另外，汉语也可直接用复合趋向动词表示位移事件，如“出来”“上去”等。不过，这种表达方式要求位移动作的发出者必须是有生命的。有些学者还认为现代汉语是不太典型的附加框架语言，因为现代汉语还保留一些非典型的附加框架语言的特征，如柯理思（2003）、

史文磊（2011、2014、2021）、马云霞（2008）。

4.3 无生自移事件（nonagentive motion）

现代越南语当表达无生位移事件时，位移体（图像）没有自我控制能力，大部分多用[方式动词 + 路径附加语]格式。例如：

(23) Nước mắt chảy ra không rõ lí do, cho thấy mắt bị kích ứng.

眼泪 流 出 莫名其妙，说明 眼睛 被 刺激

眼泪莫名其妙流 出来，说明眼睛出现刺激性。

(24) Tháng mười hai, xe hiến máu sẽ vào bệnh viện Bạch Mai.

月 十二，车 献 血 会 进 医院 白 梅

十二月，该献血车将开进白梅医院。

例（23）越南语常用的S型，汉语里也可以说。但是，例（24）越南语可以使用V型来表达无生的自移事件，现代汉语里一般不能这样说。然而，汉语有些场合可以使用V型来表达无生的自移事件，但是这是汉语相对少见的说法。例如：

(25) 太阳出来了。

(26) 轮船已经出了渤海湾。（引自曾传禄 2009: 48-49）

可见，现代越南语还是混合框架语言，而现代汉语倾向于附加框架语言的表达格式。我们可以把上面的结论概括成下面的表：

表 1 越、汉的表达方式和位移事件类型的关系总结表

Type of event	越南语	汉语
Agentive motion	Co-event V + Path Sat / Path V S型/ V型	Co-event V + Path Sat S型
Nonagentive motion	Co-event V + Path Sat / Path V S型/ V型	Co-event V + Path Sat / Path V S型/ V型
Self agentive motion	Co-event V + Path Sat / Path V S型/ V型	Co-event V + Path Sat / Path V S型/ V型

(Path Satellite: 趋向补语; Path Verb: 趋向动词; 小写字母表示相对少见的情况)

五、小结

根据 Talmy 的词化模式理论, 现代汉语是附加框架语言 (S型)。本文尝试对 Talmy 的词化模式理论弥补一下, 初步结论为越南语是一种混合类型的语言, 既具有附加框架语言的特征, 也具有动词框架语言的特征 (属于 S型和 V型的混合框架类型)。现代越南语在 agentive motion、non-agentive motion、self agentive motion 都同时使用 S型和 V型, 表现了混合框架语言的特点。而现代汉语在 agentive motion 只能使用 S型, 在 non-agentive motion、self agentive motion 大部分都是 S型, 但是, 现代汉语一部分还保留一些非典型的附加框架语言的特征, 所以有些情况还使用 V型, 虽然是少见情况, 这表现了现代汉语倾向于不太典型的附加框架语言。

参考文献

1. 曾传禄 (2009). 汉语位移事件的语言表达.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4, 48-51.
2. 柯理思 (2003). 汉语空间位移事件的语言表达——兼论述趋式的几个问题. 现代中国语研究, 5, 1-16.
3. Leonard Talmy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ume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ed. by Timothy Shop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Leonard Talmy (2000a).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IT Press.
5. Leonard Talmy (2000b).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MIT Press.
6. Leonard Talmy (2009). *Main verb properties and equipollent framing. Cross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research in the tradition of Dan Isaac Slobin*. Psychology Press.
7. Lyons, John (1995).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马云霞 (2008). 汉语路径动词的演变与位移事件的表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9. Peyraube (2006).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 diachronic study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1, 123-135.
10. 沈家煊 (2003).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世界汉语教学, 3, 17-22.
11. 史文磊 (2014).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别的历时考察. 商务印书馆.
12. 史文磊 (2021).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演变新探. 上海教育出版社.
13. 姚玉敏 (2010). 早期粤语中的「界」字句. 時演變與語言接觸: 中國東南方言 (中國語言學報專著系列/24),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Ngày nhận bài: 25/3/2024; ngày duyệt đăng: 10/5/2024)